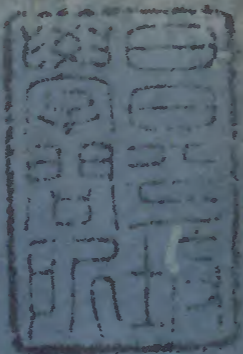


白沙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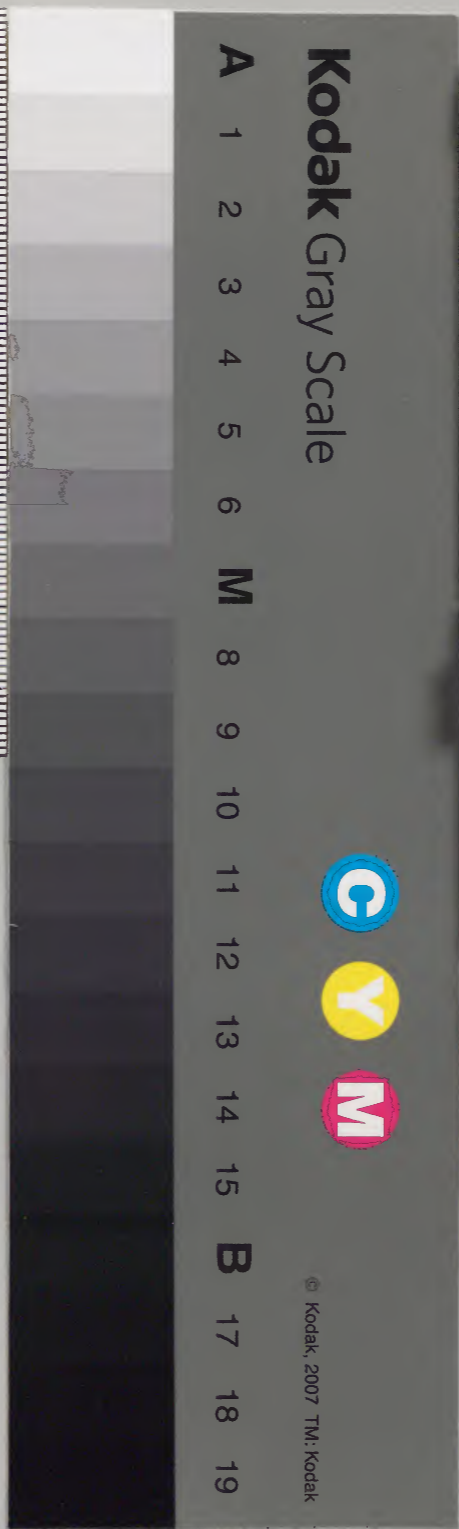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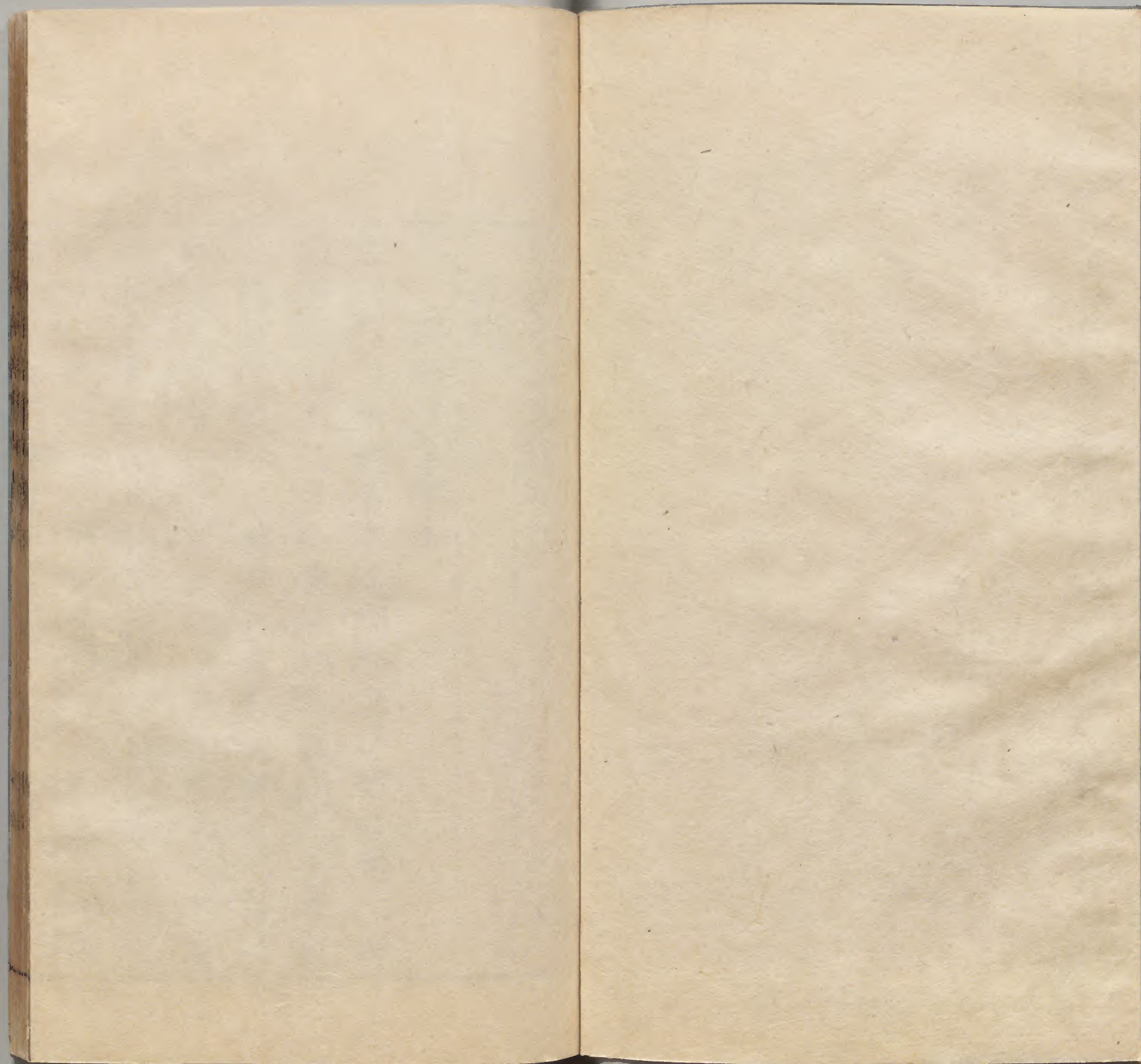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一〇三六〇號	七五函	六架	一〇冊
------	--	--------	-----	----	-----

漢書類		一〇三六〇號	一〇冊	一七架	三六函
-----	--	--------	-----	-----	-----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360
冊數	10 (3)	
函號	316	11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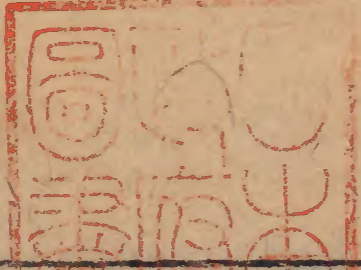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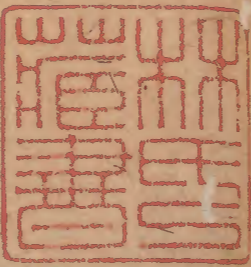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書簡

與西涯李學士

相別六七年邇者不通問於京師然自周文都
 南歸後先生之音耗遂絕於耳曩聞先生在喪
 且歸長沙無一知舊自北京來者無可問其詳
 不敢奉狀每一見周生相與悵然久之尚未審
 所值何艱長沙無舊業未必可歸當歸何處也
 近者白洲李憲副過寒舍乃知先府君塋于都



淺草文庫

下羸博之塋古今未必以為非然亦有非其情之所安顧吾力有所弗及萬里外某能亮先生之心也奈何奈何居今之世欲超然無累於心無累於後先生計之亦熟矣然事徃徃有不期而至非人思慮所能及惟在我者所當盡而或牽制於外為之弗豫至不可為然後圖之亦弗及矣此亦先生平昔所嘗慮及漫一道之耳頃歲承惠貞節堂八詩真嶺南竹枝也李世卿已收入縣誌門戶之光非言語可謝也藤蓑尚欠

補章能復賜之否乎世卿自去年首夏至白沙臆然後歸蚤晚會試入京區區衰病百狀問之可知已去秋得時用一書足慰鄙懷他人愛我不如時用先生諒能悉之也張進士行附此不能盡所欲言粗絹二匹表忱外苧一端奉時用不別具

與鄧督府

翰林院檢討古岡病夫陳某再拜復書督府都憲鄧大人先生執事某不得望見於執事五十

年矣南海野人徒抱迂拙不可爲世用執事鴻猷盛烈聲聞四達皎如日星之照臨甚賀甚賀茲者伏蒙手書錫之名香歲曆別奉鈞帖令本縣月給白米一石撥人夫二名不敢當不敢當執事所稱逋野誠隱逸士如今日之賜使逋等受之宜也其不受未見其讓之過也某何敢自列於古之名流哉某無寸善可以及人有田二頃耕之足以自養而又受賜於當道以自列於占之名流其怠於自脩亦甚矣引領蒼梧衰病

無由自致拙作一首紀述仁政傳示嶺海以彰盛德餘二小詩以撰慈元記望西涯閣老以請祀典望督府共成東山之美此野人之志也伏乞鈞裁

與朱都憲

頃者獲拜執事於蒼梧十餘年間執事之心不忘乎僕與僕願見執事之誠交慰並沃於一堂之上一日之間至矣盡矣執事負一世之豪才際百年之嘉會故能受知當宁進位都憲奉

白少子全集卷二
璽書督三軍以經營於一方誰不瞻仰誰不歸
戴僕一介書生生長東南聞見寡陋徒負虛名
無補於世乃蒙追憶十餘年相與尺牘往來之
雅而賜見焉幸甚幸甚僕之齒非少然以方於
執事則為後進執事先生長者也長者有問不
辭讓而對非禮也隱而不告非禮也僕之始至
執事問以出處僕未敢率爾執事又益之以薦
進之說且令回自決之僕於是乎若負芒刺避
席而不敢言慚也退而思之又大慚也明日具

以情告且言其不可當是時也執事亦見僕之
顏色乎始者僕欲往見執事於蒼梧凡三復計
之而後果行誠以執事之賢固所願識然自念
二三十年所守進退之節一旦由此而變亦不
能不少踧踖也况諭之以薦進之說耶僕竊以
為執事好崇獎人之善偶見一士少異乎人亟
以此言寵之使勉乎善云耳不然則將悼其窮
且老蹢蹢焉無所與同恤恤焉無所與歸故問
而遣之使自為祿仕之計焉耳不然執事之明

足以照物豈不知僕之駑鈍不可驅策而思進之萬里之途也執事又以韓退之之事見勗退之雖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肯枉尺直尋退之以書干宰執僕固不得舍孟而學韓也僕之歸白沙幾一月矣鄉之逢掖士無日不來問詢僕告以所接盛德之光莫不鼓舞興起信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惟是進退出處之念尚日往來於心誠懼執事所以待僕者如此而人之知僕者淺也此意已託丘侍御達之左右不

審亮之否乎未能默默伏此布聞且以代面惟少垂鑒焉

又

陳某頓首啓伏蒙今月十八日遣使降臨衡茅惠以羊酒粟楮諸儀君子之賜光動閭里顧愚何人可以當此恭惟執事位高而望重德博而民化而恒患乎善之不彰士罔攸勸故能尊重名教秩秩其儀以興起山林之遺逸大哉執事之心僕雖駑鈍敢不夙夜祗奉然僕竊觀來喻

之言大意欲勸僕出仕耳非直勸之且加責焉
是固出於愛僕之誠而僕之心亦有未蒙照察
者何則掇科登仕固僕之素志抱病違時非僕
之得已僕自染疾來六七年間每遇疾作徧身
自汗若雨或遭數月不止既止復作畏勞怯冷
沉綿反復元氣寔耗力加防慎庶幾保全而母
氏年益高百疾交苦是以未能出門耳假令僕
疾愈可以出矣而忘親之老豈人之情也哉在
親爲親在君爲君無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

理至於中而止矣中無定體隨時處宜極吾心
之安焉耳若昔之李密是也密被徵時密之心
蓋自揆安於事劉則止爲中而行非中也今若
槩以聖賢出處之常責密以必仕恐非密之心
密之心天理之時中也僕今自處亦欲無愧於
密耳執事信以爲何如哉願終教之僕不敢固
執也承錄示諸公子文稿筆勢滔滔有氣燄當
是一才子可畏可畏若導其志使不差開其學
使有益又在教者何如耳使回謹此申覆辰下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
哭一姪婦故言無文采伏乞台照

又

陳某啓伏承此月二十四日都憲老大人命使
降臨衡茅諭令某即日起程赴京春闈在邇不
許推延聞命悚惶爲慰爲懼伏念某質本庸愚
賴蒙 聖朝作養于茲三十餘年雖無用世之
才竊有忠君之志其未仕也豈果於自爲而忘
世哉誠欲吾身親見之豈不知時之可爲哉執
事知之久而愛之深既重之以手書復勤之以

口諭執事於後進拳拳接引如此某雖駑疲豈
無飛動之意哉直以受氣不豐病與年長去年
秋自汗纔息因得進謁執事於蒼梧比歸途間
冒風舊病尋發至今年七月初寒熱交攻自汗
猶劇而必欲驅此疾羸之軀行於風波之途萬
一不虞雖悔何益伏願執事垂日月之明擴天
地之量假之歲月俾得調治疾愈之日自行起
程赴部不敢推延以負尊命干冒威嚴某不勝
戰越之至

與劉方伯東山先生

餘寇未殄先生得無爲百姓戚戚耶比聞下令各鄉村自爲城守伏計當道憂民之至必無過舉恨未得其詳耳曹匪石抵家病即愈先生冒大暑負疴而出動靜勞逸仕與止固不同也未涯瞻奉謹此申忱匪石所徵樂記文字已托鄒汝愚具稿早晚錄上轉達

又

亡妣墓於小廬山居舍之旁襄事於乙卯夏四月八日去始喪才四十日耳萬里一疏無任哀感之至崖山慈元廟久完但未立主耳拙記錄去想已經目若西涯閣老有作用之制中別無佳思作得文字強勉塞命無以老朽為嫌也祀典記當與西涯閣老圖之屢聞先生上疏乞休致然每於邸報中未見端的未審何如也近陳進士茂烈過寒舍與語東山先生告歸西涯閣老留之疑先生未能去者以此故也

又

得五月二十日書良慰想仰先生即日命駕還
東山山靈輒喜雖然先生不忘天下之心山靈
未必識也章近有衡山之約去東山非甚遠他
日東山漁釣之暇尚能索我於朱陵洞中否耶
昔者寄去慈元記稿幸一字批破還示爲感

又

賞倪指揮知感激矣弊邑民得免於盜賊水火
之害公一瓢酒之力耳活國者手段固如是耶
感服感服里人問徭役告以昔者舟中所聞聽

者雀躍交慶如赤子之慕慈母不審比日斟酌
何如揀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汚吏
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輩不除雖有良法美意
孰與行之竊謂徭法雖更必痛懲一二貪黷然
後法行之可久也祭田事料理恐未免水火之
相射欲乞少緩裁之如何恃愛饒舌

復彭方伯書

古岡陳某薰沐頓首復書大方伯彭大人先生
執事新涼惟台履吉慶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

執事手書後又得所寄絕句詩具悉雅愛繼又
聞諸人執事以賤名汚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
爲重亟賜允行近者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
煇煌先後疊至太守執犖宣喻於庭曰是大方
伯彭公使其歸陳白沙徵幣也聞命兢惶罔知
攸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事爲模範
斯文以執事爲司命廟堂以執事爲柱石執事
一嘖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爲輕重取舍甚哉
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

讀書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
類多失實執事徒信人言以爲可用斯名一出
士類揚之間里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
意者方今之俗庶恥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
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眼高一世必不以天
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非誠不動非才
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其治也廣
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
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
與學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
也如僕者忠信不脩章句爲陋才既不足以集
事誠又不足以動物徒以虛名玷汚薦尺進則
無益於事徒喪所守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
將以我爲固守一節非通於道者亦非所以立
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徃來乎胸中幾日
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開以夫子爲的若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則人
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
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被玷缺庶幾丘
園之義尚足以少裨明時奔競者愧而恬退者
勸亦僕所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焉
僕不知其可也矧今自汗又作俯仰或過衣裳
盡濕此亦郡守所目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
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之愚而弗強焉幸甚
幸甚

與陶方伯

白少子全集卷二
比聞在師中能坐馬矣幸甚幸甚周二來得書
人情世態相見多不合奈何處之交游中有不
勸人進者乎某獨不然是以退爲進也非高明
莫能亮之承問改題諸墓石可否書法與銘旌
畧同所以存其名不當云某府君忠烈公則書
其自得於先朝者至顯矣後來恩典所加宜
列諸神道碑不必改題也李世卿久在館中恐
要知不多及

又

潭滯拘留稻舫稱大府下差人果出於尊意否
耶乞降指揮比歲鹹田之入僕於執事所謂待
晏子而後舉火者也然非鄧馬二生僕安得坐
享此田哉僕與二生約每歲入三分於僕猶以
爲愧焉黃田第四萌諸姪與易贊共成之贊比
二生用力尤難所費十未酬一伏惟執事擴造
化之量垂不朽之仁念僕平生不苟取之小蕪
不負人之小節無易舊圖則僕始終受賜大矣
恃愛輕瀆不罪

與歐總戎

遠枉專使下問某不幸今年二月間先妣下世自是以來憂病相持不復知有人世事忽枉手教具審朝廷大闡外之任寄於公府江之患已平可賀可賀雖然平蠻之頌老朽竊願公忘之昔者斷藤峽凱歌適足爲韓公之累此廣右之役所以有煩於今日諸公也公識量宏遠所到豈可涯安地方復民業惟公留意焉病畏多言感公厚愛故及此幸勿示他人以爲詬也厚賜謹已拜領感忤無量南井昨爲致區區於院此不贅

復張東白內翰

承諭義理須到融液處操存須到灑落處僕僻處海隅相與麗澤者某輩數人耳抱愚守迷無足以副內翰期待之重然嘗一思之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

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僕於義理之原窺見髣髴及操存處大畧如此。不知是否。疾病之餘言不逮意。惟高明推而盡之。還示一字僕之幸也。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為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

良晤無由伏惟順時以道自重不宣

與賀克恭黃門

離隔年多彼此交夢神亦勞止老矣寧復有相見之時耶今年春二月十六日老母傾背毀痛不能自制與死為隣平生知舊幾人死者已矣存者或失其故步奈何奈何今之論人於出處曰賀黃門賀黃門亦蒙厠賤名於黃門之下豈不以同志者少不同者多耶比歲得所惠書繼又得賢郎北京書甚慰甚慰有子如此足矣天

將以是大賀之門蓋可知也三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水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今自謂少有見處得其門而入一日千里其在茲耶南北萬里意所欲言非尺簡所能盡里中舉子赴春官附此草草前有詩稿一冊寄范長史處託渠轉達遼東久不報爲無便耳亮之
又

爲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林緝熙此締是他向來經歷過一個功案如此

是最不可不知錄上克恭黃門歲首已託鍾錕
轉寄未知達否今再錄去若未有入處但只依
此下工不至相悞未可便靠書策也前締所錄
往來書問二首又記夢一首後有林緝熙秉之
跋尾通奉去病中不能作書然所欲言者大畧
不過此而已亮之

與吳黃門世美

小詩不足以光先德但比於他文此爲切實耳
凡觀人者審於愛惡取舍去就之間足以見之
矣所貴乎作者謂其言之不妄可以傳遠若筆
鋒無力拈掇不起則無如之何

與立侍御

承差廿裏來得至蒼梧書起居通例也而何其
辭之切切前此兩附問皆不至死者已矣宋先
生旦夕臨弊邑將必見之無狀何以致公之惓
惓如是耶感忤至矣 聖天子念遠方簡命名
御史出按治公以井渫之才治之廣右幸甚幸
甚夫人之才大小必用之而後見不遇盤根錯

節無以別利器閒居竊聞廣右之積弊甚矣斯
民之望治切矣樹公道明賞罰去故即新使人
人盡力於所事而民被實惠正今日圖任之盛
意亦公之能事也老朽何足以知之引領蒼梧
徒深向往比與李世卿期至南岳世卿今行矣
道路其有藉哉酒楮不瀆謝

與葛侍御

古岡病夫陳某頓首奉書侍御葛大人先生執
事頃者庶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

碑文委僕爲之既辭以不能矣恐執事者不察
僕之心而以爲慢別簡托於東山劉先生白之
今者趙知縣自省還過白沙復申前命竊計區
區之私非但執事與當道諸公雖東山亦未之
悉也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
一事未嘗不對卷歛衽而嘆趙太祖之仁與曹
武惠之不伐也蓋自出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
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
州三兵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

無有也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卹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爲喜將不知以克敵爲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于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武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以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以僕觀於一時開誠布公未有如執事舍已從人

白鹿子全集 卷二
未有如執事樂善忘勢未有如執事以執事之才應天下之務何所不可僕所望於執事者非直以曹武惠輩人爲法姑舉其一事之近似者爲執事言之耳惟亮之裁之

復江右藩憲諸公

七月二十四日僕方困暑閉齋獨卧而李劉二生適至書幣交陳輝映茅宇僕再拜讀書識其所以來之意不敢當不敢當匡廬五老名山也白鹿名書院也諸公皆世偉人也脩名山復名

書院之舊希世偉事也僕生於海濱今五十有四年矣未始聞天下有如是之事悠然得趣於山水之中超然用意於簿書之外旁求儒師俾式多士將以培植化原輔相皇極以無負於斯世斯民也於乎盛哉昔朱文公之留意於斯也一賦一詩足以見之其與諸公之心蓋異世同符也諸公讀文公之書慕文公之道亦罔不惟文公是師也自文公歿至今垂四百載仕於江右者多矣其間有能一動其心於白鹿之興

白雲子全集卷之九
廢者誰歟文公固有待於諸公也諸公誠念之
不冝謀及鄙人鄙人非不欲斯道之明也學焉
而不得其術其識昏以謬其志弱以小其氣之
餒其行怠肆其文落莫而不章歲月侵尋老將
至矣其於聖賢之道非直不能至而已其所求
於其心措於其躬者亦若存而若亡雖欲自信
自止而不可得况以導人哉百鈞之任以與烏
獲而不與童子慮弗稱乎力也故夫天下之事
慮而作者患恒少不慮而作者患恒多千里之

足不蹶於遠途萬斛之舟不虞於大水其才足
以勝之非不慮而作者也使之以其誠任之
而過其分與自欺而誤人者其失均耳諸公獨
不慮至此乎天下有任大責重而祿位不與者
苟能勝之則至大至通無方無體故能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其分內也宇宙無窮誰
當負荷伏惟諸公念之慮之勿遷惑於衆口期

白雲子全集卷之十
匹休於先賢收回束幣更聘真儒俾諸士子有所効法以無負於今日之意也幸甚幸甚

與李白洲憲副

近者諸姪以鹵田之訟上千臬司此未論是非只觀古人所以教於家化於州閭其道何如甚可愧也甚可愧也今聞臬司公處分之一一論之如法加强占者罪恐其不堪故具此白此輩愚民亦嘗遣人諭之不肯信卒罹於法誠可哀憫伏乞先生操縱法外之意曲垂寬貸老朽此外別有處之使知感激彼此無怨乃為盡耳亮之裁之干瀆死罪

又

郁丞來得手書并近稿二幅元日扶醉等作殊有意思非但言語之工而已也來喻所以處病夫至矣病夫何德以堪之頃荅張主事書尚未聞於左右耶北門園池之勝孰與潭州山泉先生富馬之惠孰與弘農公今且使病夫為邵堯夫乎為戴簡乎病夫得附驥尾為羊城添勝迹

白沙子全集卷三
於後代豈假言哉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
受之者未易耳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
闋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
融峯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河
洛後天數過九九病夫一生不受人間供養或
者其超出六合乎顧別駕送契來且與領狀若
委人承管則未也先生亮之

又

劉門子帶來書信必欲自致白沙不附他人
歸之水府對之太息而已數日前鄧督府附到
東山手書獲聞東山好消息喜慰無量頃者雖
遭劾者之口計不足為盛德累周生行時有奉
懷拙詩想聞之一笑區區憂病之餘精力日不
如舊但偶未死耳無足為故人道者尋醫南岳
耿耿一念未能出門蓋自去秋七月感風手足
不仁至今尚未脫體嶺南地方寇盜日益民已
窮而徵歛無已天下理亂所關謂何誰其憂之
北門園池之惠每念及此慨息久之仁人君子

白雲子全集卷二
之爲朋友慮至此乎周生倘及面必能盡所欲言劉門子告回病中草草致此不能悉

又

數日前山東邦伯之報至矣彼有來蘇之望此有卧轍之憂奈何奈何不審何日啓行制中但有心送南北日遠日踈歲云暮矣復有盍簪之期否耶北門園池之賜聞者以爲美談某不欲以一時虛名累左右券書一通謹封納平生山水債欲償之餘年者託周生口陳高明想能亮之

復陶庶憲

使至辱手書承當道諸公欲以平後山碑文見委爲之僕竊怪執事之知僕猶未至也今天下能文章富經術言足以取信將來如一時諸公會於省中可謂盛矣不自操筆而以委於不能若僕者素無文彩比年以來益以衰病愈見荒落無足觀者強顏爲之徒爲有識所哂况於多言干譽尤非退者所安區區之私執事能亮之

使回謹復

又

作縣如彥誠其賢未皆古之循吏邑人懷其惠矣議立廟以報之倘以聞於執事領之民將歸心焉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得民之要道也况下令在官簡於事上執事嘗抑而教之今因民之請廟而與之而遂成其名執事之量宏矣抑聞之千金市駿骨况生馬乎僕知執事百歲後俎豆於斯民當自我始則有徵矣

又

比日邑中聞執事至凡近年以邑科取民者皆罷之民大悅服為可賀也前此豈不恤其情而強徵之歟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願執事永矢此心所以保功名於晚節期俎豆於將來耳憂病中聞此消息不勝慰喜之至謹此布忱未涯瞻奉惟冀以時調攝以慰注仰之拳拳

又

李剛回具審福履康佳甚慰懸仰近傳方伯之

除的否造次未敢奉賀竊惟寵辱在外惟以時
倍加保畜事獲已力辭就閑此最上策拙見如
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荷公厚愛不敢不盡

又

秋暑既退伏惟體况清和納福勝常頃者陳都
閩過白沙具言當道所以論薦執事之詳想
朝廷不日命下班次必崇付畀必重執事自此
可以樹大勲業酬平生之言而東西託處亦惟
便之圖令名不失公私兩全此人情所至願而

不可必得非積累之厚其孰能當之某病卧一
齋寄名於石而無其實英德石形峭立或層起
十數尺竒絕可愛若能致數片置庭兩隅朝夕
趺坐對之志願足矣然須得便舟可付閑然勞
人則又非所愛歆也不具

又

辱手教興師弭患動中機會為可喜也後山禍
機久伏使謹於微則無今日之役今首惡既誅
暫停搜捕之師宜慎玉石之辨於疑似不決者

白沙子全集卷二
寧拙法以信恩此則天地好生之仁子孫享無
疆之慶執事固有之奚容贅

復趙提學僉憲

來教摘諸聖賢垂世之言與僕之事參而辨之
大抵愛我深而告我盡也僕用是知執事之心
一峯明白不欺之心也一峯死僕哭之慟以爲
自今而後不復有如一峯者今乃有執事幸甚
幸甚執事爲說本之經訓與僕所以爲學所以
語人者同歸而殊途但僕前簡失之太畧執事

見之太明故疑僕之意異於執事而實不異也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
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
耳非統論理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
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是而
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
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脩
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
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

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
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
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畧也謂姑畧去之不爲害
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非初學不云
且也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已而非此之謂則當
絕去豈直省之云乎不規規於往迹以干譽目
前僕之此言亦有爲而發嘗與胡先生言之矣
非諷執事也此不欲形於筆札俟面告執事於
僕謂無間者也苟事有未當僕得盡言之豈假

諷哉僕才不逮人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
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
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
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寢忘食如
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
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
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
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
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

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効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執事知我過，胡先生而獨不察，此僕是以盡言之。希少留意，餘不屑屑。

又

易元至辱，手教數幅，并諸作見示，更相規益，有交友之道，幸甚，幸甚。然謂僕示諸生詩末，聯有激而發，則恐觀者過於求索，僕之意，往往不然。

也。此詩亦但謂歲月流邁，諸生學不加進，故汲汲焉告之，冀其有所感發，而自憂耳。至於末聯，則爲我所以爲諸生憂，若但如楊朱爲我而不恤人，則彼楊朱何爲者？耶。於是終告之曰：闢楊氏者，孟子也。豈若是褊哉？道固爾也。反復言之，不過使學者知吾之憂出於當然，而不容已，則其所當自憂者，將惕然於中，而亦不容已也。乃作詩者，屬意於此，訂頑砭愚，咸此爲在，何嫌於人？我爲敵與，自任孟軻之重，耶。記語類所載文。

白沙子全集 卷二
公力疾與學者語勉齋見而止之文公曰除是
揚朱不理會人我即不曾學得揚朱亦此類也
執事顧以爲不可乎海雲更號極是率爾敢不
承教執事錄示張東白詩且疑僕更號逃禪不
能擺脫此語聞之不覺失笑執事固愛助我者
請問今所疑於僕如此果何自来耶若出於東
白未可據也東白蓋僕昔論學書中一二語偶
未深契而料想至此從而疑之竊恐未為至論
只如此詩者偶讀宋文鑑和得半山詩數首論
者云陳公甫喜荆公輩人直如此草草僕平生
得無巴鼻之謗多類此可恠也聞執事將赴京
不獲數侍誨聊復此不一一

又

古岡病夫陳某再拜書復僉憲趙大人先生執
事伏讀來諭執事所以進僕者至矣所以教僕
者亦至矣僕一顛愚人耳凡百無所通曉惟知
自守而已曩者至京師與諸賢士大夫游日聽
其論議天下之事亦頗有益惟是愚懵終不能

白雲子全集 卷三
少變以同乎俗是以信已者少疑已者多也僕之所深與者皆執事同年而獨執事之名未聞也奉附到董給事書其中稱道盛德不少置僕私心喜甚以爲此來當得一見非子仁僕無以知執事然以子仁之言又未嘗不追恨於京遊之日也承喻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凡於數者之詆執事皆不信之以爲毀人者無所不至自古聖賢未免見毀於人甚矣執事之心異

於時人之心也僕又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爲執事陳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欤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

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証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加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則允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僕嘗讀程子之書有曰學者當審己何如不可恤浮議僕服膺斯言有年矣安敢爭天下之口而浪爲憂喜耶其晦也不久則其光也不大其誦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僕

或不爲此戚戚也且僕聞投規於矩雖工師不能使之合雜工於羽雖師曠不能使之方圓之體不同緩急之聲異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惟執事矜其志而畧其迹取之群咻之中置之多士之列則天下之知僕者無如執事矣幸甚幸甚都憲公雖未見顏色然仰之十餘年矣比聞下車以來德政之布沛若時雨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小民莫不欣躍鼓舞僕固願一見况始者嘗辱一言之譽僕又豈敢自爲踈放

比於固執者乎使回謹此以復冒瀆威尊惶恐無已

復當道疏

頃者亡妣出殯之日伏蒙藩臬列位老先生大賢遣使臨祭備極情文先生泉壤不肖孤無任感激慚負之至今者仙舟來過江門扶病褰帷引領流涕不敢任情乖禮以遂謁見之私徒抱哀忱無由上達謹奉疏荒迷不次謹疏

與徐嶺南

切見本縣近年以來盜賊日生訟牒日繁人情放濫畧無檢束風俗惟見日不如前矣未聞有反復之機於乎安得賢守令識理亂之源者與語是耶頃者誤蒙寵顧衰病不出無由進謝自念老病山林徒負虛名無涓埃可以答一顧之辱謹以是言進惟閣下亮之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秦漢以下論天下之治者必以復三代為至三代之君何君也其政教何政教也苟欲復之從何處下手耶必如明道先

生之言是真能復三代手既也而不見用於時
惜哉伏惟大賢爲政務實而行庶幾能順復人
情爲國家樹立長治久安之根本非如俗吏其
所用心者惟簿書期會取辦於目前而已也自
今而往一令之下一政之行必求其有關於風
俗者三致意焉是誠聽訟理人之第一義也是
誠經綸天下之實地也幸甚幸甚

與張憲副廷學

京師一別逮今六年中間不幸彭年早世僕自
巳丑得疾以來人事十廢八九雖承訃以興哀
乃無䟽以奉慰尋自度於閣下如此宜得棄絕
之罪然而終不復疑者誠以閣下愛僕亦猶僕
之愛閣下故也比者獲手書三四讀之然後知
衆人所以待僕之心異於閣下之心然閣下不
欲正言之但微示其端於僕非僕有嫌於閣下
乃閣下引而不發其不可者以意示之將使僕
深思而識之耳雖然僕何敢以望於閣下者望
衆人哉不知其人而好之畏其人之加已而勿

與之爭自古未嘗有此也是故始求之深以取
困大易所以凶浚恒也言不離乎道行不迷乎
窮出處語默去就之權操而用之必槩乎義苟
如是榮辱之至自外者斯任之而已僕之所守
如此閣下信以爲何如哉僕不善交人數十年
間所交其在上方久而不衰惟閣下與莆守潘
舜絃而已然止於相愛之深知已則未也而以
望於一切之人此僕所以不敢也僕受氣本不
多疾病乘之近年以來齒髮都耗精力寢衰故
又不樂與人俯仰方將投名山選幽谷枕流漱
石而老焉幸而老母粗康諸兒女婚嫁漸次可
畢徃無日矣閣下仕於朝爲臺官其在外也爲
按察官可謂進得其地矣大夫欲行其道於
當時自宰執而下宜無有先焉者矣閣下謂鷹
鷂不如鳳凰即如引裾折檻請劍斬佞臣頭埋
輪都亭將壞白麻而慟哭凡若此類疑閣下小
之而不爲耳至如明刑弼教保任皇極以壽國
家無窮之脉其次抑邪與正彰善癉惡必行已

志不為利誘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此
宜無不在我者顧猶有掣肘之嘆耶閣下昔何
所自任今忽諭以乞身之圖僕之所不敢聞也
恃故縷縷辭多率易伏惟恕納而賜聽焉幸甚
幸甚

與黃大叅

某啓人出處進退去就之節不可苟也非但不
可苟仕亦不可苟止始者執事由端陽入省履
任之初枉棹白沙獲聞仕止之言夫絕塵步驟
固知其不與九馬同然不謂得意而往超然脫
其銜勒一息萬里如是速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非靈澈寄書丹詩耶流傳世
間識者咲之執事真無負斯言哉病卧山樓聞
此信息竊以為喜他皆未暇論只不為苟出始
終一意進退合義如此於名教何如哉於世道
何如哉未審何日就道專此馳問伏乞飛示

與戴憲副

恭聞執事榮拜憲副之命引領台階陪增喜躍

不知微病之在體也小廬岡書屋近方粗完四方士來遊白沙者於此處之能使退休腐人暮齒不忘于學猶日與二三子周旋考德問業其中庶幾其少有得焉則此屋之名或者可配此山林無窮是亦執事之賜也并此叙謝帕二方表賀忱耳不拒為榮

與胡僉事提學

惠曆久不謝罪罪李山人至蒙賜相山骨髓等書珍感無已僕嘗粗涉郭景純堊書愛其辭約而旨與反復讀之蓋無難曉及乎真形在目羨惡雜陳則又茫然無所區別以此知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况此經鄭玄默所注穴法處謂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如其言盡讀堪輿家書不若得其人而問之易了李君經宿別去非久當回白沙其人頗謹厚而又為高明所與疑亦有過人者第患無能深扣之耳承喻

欲來新會企渴企渴予久卧衡茅未即進拜則
有其說布衣陋儒謬為王公大人所愛惟恐不
自重以為門下辱矧今士習非古一驕一諂交
病天下有識方以為憂如僕者縱不能揀忍助
之乎惟亮察幸幸

又

奉別忽已踰年想望之私無日不爾昨者生員
易彬送到羅明仲林蒙庵立蘇州書札得知先
生體况安佳深慰勤企某近又以人事過煩自

汗時發畏風如昨閉齋偃卧竟日絕去思慮酬
應以俟此氣之復而已下車之始即欲遣人上
問尋聞往梧州昨晚兒自五羊回乃知先生自
梧州還尚未知何日得拜見也閩中陳剩夫者
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然
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
可惜可惜舊歲莆田有一舉人林體英來訪白
沙與語兩月比歸亦能激昂自進不知其後何
如也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

頽靡殊可憂也疲極未由徃拜專令學生持此
候先生起居別後相遇何人伏乞垂示幸幸

又

某啓昨來枉駕感愧無量承寄示遊山詩改定
次聯又佳又佳上下二句大小氣力停勻自是
實事魚鳥亦指隱居而言晦菴詩云我是湖山
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意亦如此或以爲形
容道體之言則恐涉於太深上下承接不來未
知是否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

方能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此見閣
下於此詩畧不經意以爲當終置之不復改此
詩雖不改亦無害但不知其於他文如何深以
不及對面一扣爲恨後得此紙然後知閣下非
吝於改而改之益善日令兒輩誦此二句以爲
喜昔者嘗聞歐公作一小簡反復改之有改至
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其不苟有如此宜
其傳之遠也吾人大抵以不專之學方其爲之
也鹵莽潦畧而不自知又何恠夫古人之不可

及也推之凡事亦莫不皆然蓋非止作文一事而已使回謹此奉瀆不罪不罪拙作末一章屬意尤切尚未知何日可遂此約男女一大俗緣比於軒冕外物誠未易盡湖山之盟信如何也江山魚鳥何處非吾樂地閣下既以此自信而無疑於僕望終賜之首肯

與王樂用僉憲

以詩之盛莫如唐然而世之大儒君子類以技目之而不屑效焉則所謂詩之至者果何人哉僕於此道未嘗一得其門戶尋常間聞人說詩輒屏息退聽不敢置一語可否問其孰爲工與拙罔然莫知也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易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出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弁辭意而失之蓋其所謂夙生暈血終欠一洗之力而又思其見譏於大儒君子終所謂技不可曠歲月於無用故絕意不爲凡學於僕

者亦以是語之而無有疑焉者矣

又

執事懷抱利器退處林下者幾三十年晚用薦者復起爲臺官出臨嶺海首舉盛禮酹於亡妣墓前遠近聞者興嘆不肖孤無任感德愧謝之至一峯先生墓木拱矣執事言必稱一峯豈但思慕之不忘而已亦將以一峯平生念念不肯忘天下卒莫達之天下者小試之見道之可行耳夫士能立於一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

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執事安於所遇不求其迹之似其未憚於用者姑置之以其能者用之而益小心焉幸甚幸甚某病且老無足爲世用或能爲執事紀錄一二成績以昭示後代慎無曰人莫知我也過辱厚愛謹此復制中不果自書

又

惠州孔子廟作者不自爲記而以委諸人某屏棄筆硯事于今三年矣吳秀才請試之不亦左

乎國滅臣死歷代之常堂堂華夏夷狄據而有之非常之變也遇變而死爲君義也爲中國死內夏外夷春秋大義也故大之大之者謹之也文山與張陸同祀扁曰大忠謹書法也今廟於海陽直取文山所存與其所遇拈出碑之以風勵百代其亦可也不必襲大忠之名與厓山同也拙見如此可否幸裁之幣金留面謝奉和佳作三章近以附五羊驛送去不審經目否餘不及

與左行人廷弼

片腦大惠也前此寄示傑作兼喻以風水所宜感慰之極不審比日起居何如秋且盡矣拉何山人駕扁舟出扶胥口東望羅浮鐵橋之勝遂登飛雲訪朱明洞天此其時乎因想足下能飄然自適益覺某之匏繫於病爲可厭也近藁十數首錄在別締早晚東遊則此締或可隨行有至飛雲頂且令從者歌之爲我通一語於山靈也呵呵黃秀才行令犬子專此馳候基茗山蕉

貧者之獻于人止此勿笑

與光祿何子完

先生門人

久別想念無已比年承貺不一張秀才南都還
又承寄到坐几一事老拙每日飽食後輒瞑目
坐竟日甚穩便也好事者或借出效為之多荷
多荷近陳汝學報子完即日謝事歸矣不知其
實非也昔者致幣於定山者儀多不足非子完
誰其助之然以為求文者可也為老拙非也諸
公始作嘉會樓白沙以地叅焉耳記者自有其

說子完嘗一日在館下顧不能以謙恭自處掠
他人之美以為已有耶竊為子完不取也子完
出處語默進退之宜子完自知之非老拙所能
與也獨憂定山先生平生故人或因子完之言
而為斯文留意焉則未免為識者所議且笑之
矣故具此白餘不悉

與羅一峯

大忠祠碑皎皎烈烈見先生之心矣可嘆可賞
諸生蒙薰炙歸來又是一番人物多荷多荷三

峯叙文并諸作實有_一意思但恐入未得禪耳先生欲理會著述及諸外事莫若且打疊令我潔淨淨先生平昔所篤信者非朱紫陽乎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紫陽語否門中有鄧秀才可試問之幹異兒也一日千里寧不厭家鷄耶一笑餘不具

與莊定山

李上舍回辱賻帛爲感承口諭比年手足作秋風痺尚未全愈今專托范生往視未知此生能了此疾否耶聞諸李學錄之子數日前謝病疏已上甚慰翹企自古賢人出處不同世多議之此豈衆人所能識哉太虛近往來石洞否向揮使處不奉簡因見爲道下懇病中不一不一

文

不意凶變太夫人奄棄榮養前九月龍克溫報繼又得周文選書連綿不勝驚怛仰惟先生孝德純備不幸際此荼毒心死形留何可想擬伏願搏哀自防勉副憂禱某支離之人不堪走哭

束芻之忱可見于此惟照察不具

與張廷實主事

先生門人

盜走海上及今不即料理令盡絕後難圖北方
信息不到耳竊以為憂也順德人謗李世卿由
吳獻臣王嶺南恠李世卿由某多言孟子曰愛
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今之愛人者
人惡之敬人者人侮之與古不同置之勿復道
矣緝熙携家謁選不過白沙以書來別今有一
簡復之昨見范能用道定山事可怪恐是久病

昏了也出處平生大分顧令兒女輩得專制其
可否耶吾意定山為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
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緝熙畏天下清
議若不肯承認耳今此簡與之更不道著一字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何與吾事耶謾及之

又

孫侍御屏置公事千里一顧別後連枉數詩不
可謂無意於區區者惜其所急者筆札間細事
某且引之於道既有以復之矣又慮薄俗不可

處喻人亦難不知我者且以我為慢會間以一言擴之使彼此有益幸甚幸甚

又

來詩感憤之速足慰所望著此一鞭無難於天下矣他人讀拙詩只是讀詩求之甚淺何足與語此也抑猶有未盡者更諷詠之千周燦彬彬兮萬變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雖拙作之淺陋能以是法求之恐更有自得處非言語可及也犬子應科在省百凡可告教之幸

毋吝

又

承示跋語推之欲其高反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以示一之亦未灑然讀至贈行之作則歛衽嘆賞不已林郡博何日過五羊不留一字耶船司昨遣吳瑞卿携所作雲窩圖至白沙題云若個丹青可此翁雲窩自有主人封扁舟一去無消息黃鶴樓前望五峯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耶湛民澤近無一耗廷實

能過白沙一話為慰然未敢必也

又

陳留市隱使不遇陳后山黃涪翁一市傭而已耳雲谷老人李孔脩非吾廷實吾安知吾郡有二賢士哉得手書讀之喜而不寐所惜者拙疾拘綴而雲谷已老雲谷將不可得見則雲谷之所有者吾安能揣摩之而得其真耶獨孔脩妙年如廷實所稱非俛首當世之人也萬一他日往來雲水之便庶幾一接其緒論以信吾廷實能知人善取友以為快也把渡人去復此病倦不多及

又

承喻求靜之意反復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必不得已如來喻搆所居旁小屋處之庶幾少靜耳適與容一之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理殊可悅顧今老矣惟日孳孳豈能及也并此告

白雲子全集卷之三
又
得正月廿日書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
自檢其過人遠矣甚賀甚賀斬釘截鐵二夫當
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或謂廷實氣高好自是不能下人比觀與民澤
諸作殊有意思未必盡如或者之論也大抵虛
已極難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其它
往來踈數不計也睡起憤憤不多及

又

譬之詞曲遺響直唐調耳近見偶拈諸作斬新
以為絕倡而何求和者多耶百凡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老朽所望於賢夫豈淺淺哉此據景元
口告李子長懷集之行恐未免內顧之慮能照
之否石翁白廷實地曹

又

數旬來無一的便故不奉問後山不意騷擾崑
岡之焚玉石雜處能無誤傷者乎承示諸作驟
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

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
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
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
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
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
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為太安排
也據拙見如此不審然否世卿修志邑中近方
下手其行恐在冬春之間厓山之遊不遂約秉
常早晚可得一會否近稿頗有之倦不多錄俟

續寄

又

簡復張君席珍足下僕知秉常秉常知足下故
不待面知足下過人遠矣老拙無所為但願足
下輩能樹立於世俾斯文有賴幸甚幸甚蒙示
諸作健逸可愛但得稍入規矩乃佳耳拙稿數
篇錄去以代面語浮謗未息老母眠食不忘甚
無聊不多及

又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
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昏失之矣道無往而
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
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
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重作別章感感夜坐第
二篇佳復時矩對病之藥也蒼梧歸後人事益
冗煩暑為災起倒不供行期尚在後八月也都
憲有意催促緝熙廷實只在明年春夏間行耳
俟面既

又

近來弊邑夜寇甚於前日有盡殺一家十餘口
者矣地方如此不可不蚤為之所况有大於此
者乎意欲就省城內求一地頗幽僻且寬廣及
此時築室奉老母居之適得白洲口信亦惓惓
以此為言與鄙意正合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可也幸為我裁之數日後令兒輩詣
左右聽處分也所欲與語非筆札所能盡非相
愛深者告且密之切囑切囑

又

半江改稿翻出窠臼可喜學詩至此又長一格矣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亦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近稿錄在別締別後所作惟此耳緝熙諸稿覽畢還一字章復廷實心契前日半江遣子來白沙拜謝至則仙舟行矣幸照

又

章因起倒傷煩諸疾棄之自汗耳鳴心氣虛損肌膚由是不實得七月五日書承養生在去其害生者章之病多自取由不介意生死故一切任之今則末如之何矣古人漏卮之喻良有以也他日見雲谷夫人試為叩之曰閻立之命將懸於豐干之手屈平數語盡攝生之妙或者知之而為之弗蚤終亦無補於漏卮不如探囊中一丸與之又恐分薄緣淺者無以當之如何書

中斷制平湖去就章亦未敢率爾蓋一時事體
所關萬一有甚難處者非但欲存忠厚而已俟
更得其曲折詳細是非不難見也別紙報袁德
純來按治陳邦伯死於道路此於天命亦何所
增損而使人動念耶是豈無害於生終不如坐
忘之愈也

又

近得林子逢書頗悉平湖履任來消息大都是
雅不勝俗寡不敵衆非但所執者古之道祖宗
來制典昭昭亦依不得了可歎可歎緝熙此出
固不得已終是欠打算聞去秋九月已在告此
直圖歸計耳別無分付也秉常想已就道前承
寄手疏賻帛謹已拜領感感歐太素傳好章舊
亦聞鄉里有此人但不得其詳耳周文都如省
託渠一訪雲谷老隱竟以疾弗果此老自世外
恐亦未易謁也溽暑不審體况何似朋友凋落
交道陵夷士風頹靡莫甚此時置之勿以汚筆
墨可也

又

左廷弼遺來白金二十兩簡中疑似若只出於東白借助之意則僕已辭之矣會問為叩其的還一字東白取紙失利故不欲受

又

曩辱佳章并賀儀媿感千萬李世卿行時諸友追餞倥偬不及奉簡亦謂與世卿相知不待而安事簡耶世卿閱述善評文想青燈對榻高論層出麗澤之益多矣更冀寬廣以來天下不一之善別有贈章勿愛垂示

又

承示諸作以拙者觀之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纔看便不似不知平日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拙庵記文字議論好非拙者可及但不知較於古人情性氣象又何如也更須自討分曉大作規模不墮落文士蹊徑中乃佳也九月四日章復廷實廬墓詩若未登卷請更作

又

近作皆已經目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
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
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
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即在其妙無涯每見
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大畧如
此難一二指點病痛處欲告又恐見難而止反
為所沮故不欲輒言耳子長亦未有捉摸撞來
撞去不知如何用心也如李世卿平日自負至
論詩則以為甚難不敢出一語亦近方得覺也
秉常南京寄來諸稿讀之不能竟又不知所養
者近來何如也別紙錄去拙作閑呼子長共讀
之懷世卿末一聯以問容一之亦不能了知音
者真難得也正月入日石翁書復廷實侍者前
東相達見漢清囑勿漏恐倉卒生謗也草率石
翁云

又

半江十詠接引意然有次第前後一一相照求

東所爲作一跋爲此號者謝德明居邑之南郭
疇昔有桓温少年之習喜其勇於改革閉戶不
出與俗交者四年矣鄉曲往還忠於門下者也
跋中畧見此意然亦不必專繫其人也若興動
和拙詩亦可不必跋也高作每見跌蕩可喜但
不知置之古人文字中能入得他規矩否如王
節婦墓表只似信手寫出古之作者意鄭重而
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此等處似未能無少
缺也何如觀其言可以知其人彼沉酣世味者
泥滓滿腔又惡可與論此哉讀漳州功德碑絕
句別紙錄上兩山先生一笑得便即寄去也餘
不悉

又

承屢寄示近作得之憂病之中雋永之味咀嚼
不來尋常喜言詩值小煩惱開卷釋然今則末
如之何矣合是障得重後與物扞格非干詩力
弱打不破也藏之篋中以俟他日披閱

又

文祥兄弟繼逝甚可憫也存者季弟諸姪能不
墜其家業否文祥始從湖西游頗見意趣後為
仕進累心遂失其故步至不得一第而死是亦
命也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
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頑姪景
鍾最為老母所愛今之亡也正如來詩所謂奈
何奈何老朽此句來體中頗熱甚無聊不一一

又

季世卿

承箕

不遠數千里來訪白沙朝夕與之

談英偉特達鄙陋當世欲於聲利外立脚者非
但文辭之工而已期過秋方還嘉魚因便能一
來會否耶

又

東所寄興壺字韻下五首遣辭寬緩稍就沉著
可以望作者之庭矣謂非學力可乎自餘皆不
及此至日在病數首近日方寄到近作皆勝舊
聲口與拙作相近可愛可愛晦翁自云初學陶
詩平仄皆依韻閉門兩個月方得逼真自古未

白沙子全集卷二
有不專心致志而得者更望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畧無瑕類可指摘若恣意橫爲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台字韻首句以閑字易眠字何如間字韻第二句當改途字韻俯慙作每慙佳目昏筆駑不能大

又

久病未脫體猥蒙督府鄧先生數年知待之厚無以報之甚懸懸也昨承見示和答督府見字高作病中牽勉次韻一首少見區區近見邸報京師戒嚴正求才如不及之時也東山先生爲天下屬望不見起取甚以爲疑故末聯及之雖受饒舌之謂所不敢辭也國家安危所繫全視用人何如耳且如我兩廣地方雖遠然用人小大得失事體則無二致人才有無顧作興如何耳倪指揮可用之才久被誣在獄人共惜之當道處分如此因循不決下人不免有疑且將以

倪某爲覆轍而怠於立事此事雖微所關於國
家用人之機當轉移以救一時之弊則甚急也
若見督府言次可及無吝一言謂此能分理一
人之寬尤未也有益於地方用人有益於國家
不可不慮也切囑切囑

又

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幾
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
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
不可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緝熙書中怨
非已者云一涉宦途即爲棄物天下固有棄之
者矣章何敢棄朋友也報帖即封寄緝熙雖非
所喜然不可不報也五月十八日石翁書于碧
玉樓雨中廷實閱此簡畢有便轉寄民澤可也

又

省城之遷不決緩急無所歸決恐于累於人今
歲創脩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近

聞總督之請於上萬一東山復來地方可以少
安亦未可知也廷實念我深不自知其傷於饒
舌昨見白洲憲長問何以不決老朽不敢盡言
正爲此也蓋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
地然後可當弘農公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
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量豈不爲識者所譏
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舍之間甚不若
也亮之亮之

又

承示楊柳之曲情覺辭盡幾不可讀樂莫樂兮
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騷人真得此心所同
然耳沿途遇便風得一字爲慰慎無若區區之
懶也近來弊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
家遭害馬默齋輩剥床以膚可畏之甚眼中惟
倪舜祥可委捕盜一事顧今無可告語者未信
而言將不免於人之我疑况於欲取一善之長
而遺衆疵之短主者豈能聽此一夫之言而遽
爲之予奪哉但爲鄉里憂盜之至不得已而有

言耳見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
可輒寄以詩耶後生且存取謙退此進學之地
也仁夫會間多為申覆見示諸作實有意思更
不奉字章白廷實從者

又

前後寄到病中志喜及寫懷諸作讀之嘆曰進
修在我成我者天也兩山先生識量終非時流
可比前此廷實不以出處之義告豈非惑耶今
而後父子間自為知己他人莫能與也幸甚幸

甚漳州功德碑絕不類時樣文字亦一奇也

秋食冷芋腹中作痛連日痛已當為作絕句詩
寄漳州託林蒙庵刻于功德碑陰以彰太守之
美可否俟報

又

近承寄示手稿讀之比舊稍勝莫有悟入處否
秉常亦每有新得大抵辭氣終欠自然廷實乘
快時有拗硬處不類此情性所發正在平日致
養到醇細處則發得又別章告廷實侍者稿通

五紙者畢煩寄秉常以代一簡

又

秉常近會否何久不聞耗也前承錄示贈安指
揮詩序讀之令人快意亦一時傑作也章閑居
和陶淵明古詩十餘篇一二篇中頗自以為近
之欲錄去一笑未能也廷實近作詩否不必作
不必不作道固爾也近看祭鱷魚文作絕句云
刺史文章天下無海中靈物識之乎可憐雨李
生人世不及湖州老鱷魚錄去一笑

又

哀侍御無病暴卒於龍川其跡可駭不審當道
何以處之張蕪素一病遂不起昨見李僉憲云
此計得之朱茂恭侍御當是的耗也天道於善
人如此如 國家何平生交舊凋謝殆盡聞此
殆不能為情也哭而為之總踰月乃已聊以申
吾心而已兩山先生近眠食何似服藥見効否
古今庸醫誤處方殺人如麻此不可不慎也非
久遣犬子徃真德純先生不知柩行在何時便

示一字近稿奉寄廷實見意承惠書已悉近况
行人告急不及奉簡惟心照

又

右稿寄東所收閱病久轉覺淹淹無以自解倘
還一字以自廣是所望也卜者多云此病至六
冬節脫體立冬在今九月二十四日去此不遠
今病如此恐未爲的斷如何如何只得順受而
已此外更無他可仰廷實將安爲我謀哉瘡病
之餘聊此草草

又

承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
學人言語終是舊套子長病小愈曾親見之否
耶子長服黃栢不死必且以黃栢爲有功諸君
爲子長憂黃栢也白沙村裏老人呈縣發去渡
船一夫造言百喙交扇亦有數乎哉數旬來左
手足不仁每於中夜起坐卜者謂必至大雪前
後疾乃可平是亦數也寶安道白日殺人可畏
北方信息近復何如民澤還增江非久龔志明

亦還潮地方多虞朋友各散萬一不免避寇之
行奈何病卧山樓如在井底九有聞但頻示數
字切望切望九月十三日章簡復廷實足下送
丁一桂詩不可不作就附來登卷石齋書

又

承喻出處與避患兩事此重則彼輕足下之論
偉矣但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
深之宜隨時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
應自然無有凝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

人有滯之心欲窺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更似他日面論以決之見示與時矩詩痛至然
知其不能回矣惜哉先夫人挽詩不詳善行只
如此亦何益於死者聊以紓足下哀思耳奉去
節筆書通六紙九書視筆楮工拙是固不能工
也勿訝

又

廷實守道無求於人携十數口在路日飯米一
斗何以給之使內不遺於親外不欺於君進退

取舍槩於義此古人難之非直今日也自廷實
別去每念廷實至此世之論人物者觀其外而
遺其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多矣在人自審
處何如古人不必盡賢於今今人不必不如古
但當日勉其難勿輕自恕此則區區所望於廷
實者不敢不盡也李子長在館中已半月梁貢
士告行草草奉此不能悉不能悉別詩奉懷廷
實世卿錄與世卿紙此不再書

又

傳曰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
知其道者衆矣聖賢教人多少直截分曉而人
自不察索之渺茫求諸高遠不得其門而入悲
乎次韻廷實見寄二首其言因廷實而發非專
爲廷實也

又

承錄寄近稿讀之作者如是豈易得然便謂之
然竊恐未然不審廷實自視以爲何如也言詞

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
觀之思過半矣故老朽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
豈在詩耶廷實資甚明敏當以古之立言者自
期彼汲汲於人之贊毀無病而呻吟若是者亦
何與論斯理也病中不多及

遺言湛民澤

孟子見人便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以堯舜望
人也橫渠見人便告以聖人之事此以聖人望
人也吾意亦若是耳竊附孟子橫渠之後彼何
人哉予何人哉有為者亦若是文王我師也周
公豈欺我哉區區之意在覽者深思而自得之
既以寄民澤亦以告有志於門下者咸得自勵
而日勉焉非但為美言以悅人也
與平湖語連日不如與賓州一尺簡易曰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此教者之事夫豈有所隱
哉承示教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
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
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

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爲宗不可不著意理會俟面盡之

民澤足下李世卿書來問守臺者老朽以民澤告之冷焰并騰殆出楚雲之山盖以勉世卿使求諸言語之外如世卿可惜平生只以歐蘇輩人自期安能遠到賢郎在病可徐徐而來眼中未有能奪公楚雲手段也五月十二日石翁書此學以自然爲宗者也承諭近日來頗有湊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將來必有至處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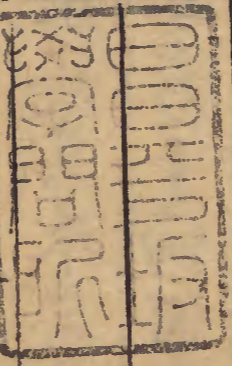
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故曰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今世學者各標榜門牆不求自得誦說雖多影響而已無可告語者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託區區於無窮者已不落莫矣幸甚幸甚楚雲雖日望回萬一高堂意有未安亦未可率爾行也珍重草白民澤進士章父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君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

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
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
便卑鬪得其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
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不泰
然也耶病中不欲多言幸以意推而盡之未可
草草也五月五日石翁書復民澤侍者

民澤足下去冬十月一日發來書甚好日用間
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
也章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高堂未傾

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
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皇皇靈芝一年
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其可念也夫其亦可
嘆也夫廷實近多長進但憂其甚銳耳子長病
且愈曰高音耗亦無黃中納婦館中惟一之與
服周教諸孫海北汪提舉向慕亦切作懷沙亭
於海上此外有脩古書院冷香橋之作所費不
少恨無以成就之耳民澤在鄉安否禍福原於
人情不可不仔細察也謾及之不一一戊午季

白沙子全集
春三月初二日石翁在碧玉樓力疾書



白沙子全集卷之二終

